後漢書

一八



列傳第三十六　范曄　後漢書四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　注

郭躬　弟子鎮

陳寵　子忠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武帝時爲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爲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大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于公東海人丞相于

定國父也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也

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有衣之戟曰棨）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

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也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中君子不逆詐論語孔子之言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

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昱亦明法律昱音質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爲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劒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也）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爲定潁侯食邑二千户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

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禧許其反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爲廷尉建寧二年代劉寵爲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

中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名爲明法之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卹憂也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

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
魯相三葉皆爲司隷時稱其盛桓帝時汝
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
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
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陰陽書曆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年老寢
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
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爲證焉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言人離散犯法乃自上之所爲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爲喜也見論語也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秦彭孫章不死爲推己亡命得減爲貪情也貪與探同也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洨縣名故城在今泗州虹縣西南洨

音戶交反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平
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
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後見怨教帝舅衛寶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宇與婦兄呂寬謀以爲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乃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並誅死何武爲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爲司隸免徙之上黨呂寬事起莽案鞫并誅不附己者武與宣在見誣中皆被誅並見前書
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逝往也即乞
骸骨去職及莽簒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

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爲祖神漢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爲祖也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爲廷尉左監

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爲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主訟事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以生輕重也）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

法三遷肅宗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傳蔡大夫聲子辭）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眚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誤有害當緩赦也）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從今以往惟以正道理衆獄勿誤也）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尚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

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濟益也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燿曰堯聰明文塞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篣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

絶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子又不死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見新序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優優和也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格上下天地也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歆納寵言每事務於寛厚其後遂詔有司絶鉆鑽諸慘酷之科蒼頡篇曰鉆持也說文曰鉆鐵銸也其炎反銸音陟葉反

鑚臏刑謂鑚去其臏骨也鑚音作喚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死刑也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

日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日短至
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即今之烏扇
也芸香草荔馬薤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
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
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天以爲正
周以爲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爲正而周以爲歲首十二月
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
十二月二陽爻生鴈北鄉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
牙地以爲正殷以爲歲首也月令季冬雉雊雞乳也
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
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十三月令正月也天子迎春東
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爲
正夏以爲歲首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

（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鳴為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體成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

故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它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草謂創造之也

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實乖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書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

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器重也）皇后弟侍中

竇憲（臣賢案竇后紀及憲傳並云憲竇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薦眞定令

張林爲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

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

以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

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

鮑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

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

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幾微言微細也）

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爲大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爲腹心（鐔音徒南反）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勑縣盡收斂葬之自是

哭聲遂絶及竇憲爲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東平相應順東平王蒼孫敞之相也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爲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爲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寛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

之鉤猶動也前書曰鉤校得其姦賊鉤音工侯反濫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也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注云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有三千也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

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删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爲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爲司空寵雖傳

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温粹號爲任職相
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勤代爲司空
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
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
五百戶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
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
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也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
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

三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上音時掌反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蠶室宮刑名也或云犗刑也音奇敗反作窨室畜火如蠶室說文曰犗騬牛也騬音繩漢舊儀注曰少府若盧獄有蠶室也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

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旣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䟽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

諫周舍死簡子曰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

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

周昌爲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走出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之主也上笑不之罪也

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

文帝幸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盎爲中郎將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坐帝亦起盎前說曰陛下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大悅人豕解見皇后紀也

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

武帝爲館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爲太中大夫諫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也

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

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

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帝乃從橋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者罪至死此已上皆見新序今明詔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耳而雊懼而脩德位以永年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星太史子韋請移之大臣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爲之退三舍也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爲

侍御史成翊世爲尚書郎也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即穴也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延字君子蘄縣人也少爲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數爲督郵到縣延持篲往數

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餉餞不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爲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爲野王君忠内懷懼懣而未敢陳諫乃作搢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搢插也紳大帶也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元二解見鄧騭傳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忠獨以爲憂上䟽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韓子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鍼

頭如芒氣出如筐也是以明者愼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詐委隨之人不可縱宜即罪之用謹勑不善之人也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刼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乎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䕃食音寺而頃者以

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録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淸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說文曰蹐小步也言跼身小步畏吏之甚也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迮迫也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盜攘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也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

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游徼也正法依法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勑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也）寒氣錯時水涌爲

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
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
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元初三年有詔
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
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
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
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
祝或作𣪠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
禮之制約儉也孝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後以為故事光武

皇帝絶告寧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吏二千石有子告賜告在官有功法所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
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
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
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
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
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
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

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此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絰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蓼莪之詩也蓼蓼長大皃也莪蘿也言孝子憂思中心不精不識莪蘿誤以為蒿也其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缾之罄矣惟罍之恥注云缾小而罍大也罄盡也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為罍恥者刺幽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也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

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禄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也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也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雍和也解具明紀也大臣終喪成

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有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易也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爲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而伯榮負寵驕蹇所

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爲負狃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狃注云狃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變爲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幷屢臻隔幷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幷音必姓反青冀之域淫雨漏河漏溢也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蝝蝅子也荆楊稻收儉薄幷涼二州

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也）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洪範五行傳辭）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所乘軿並也）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

權傾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儲積也跱具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閒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

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獵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伏謁道旁嫣驅不見王怒爲皇太后泣言太后銜之後嫣出入永巷以姦聞太后賜嫣死也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猶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爲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間己乃取一言爲驗上甞使至諸宮御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

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者唯明主能知之上以爲然而憐之

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昌佞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也

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

哀帝時博爲丞相承傅太后指奏免大司馬傅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也

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

成帝舅王鳳爲大將軍專權驕僭王商爲丞相論議不能平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內事商坐免王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非成帝舅成都侯也

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

水必當霽止（霽亦止也）四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也）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也）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升車）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董督也）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

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宂見有所興造（宂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褒字伯仁盧江人也）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熒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相翟方進曰唯君侯盡節轉凶方進憂不

知所出有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賁音肥

徒乖宋景之誠解見前文言景公有災身自引咎成帝不然故曰徒也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秤衡也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也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

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爲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于鄧氏及騭等敗衆庶

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誣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爲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

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胔躬斷以情忠用詳密損益有程程品式也謂彊盜發貶黜令長各有科條故曰程也施于孫子且公且卿施延也音羊豉反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班超子勇　梁慬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大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涉獵猶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校書郎解見班固傳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

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筆研乎華嶠書作久事筆耕乎研音硯）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

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工文書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爲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

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曹輩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

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

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頼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幷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

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婼羌西與姑墨接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十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詖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

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嶠書騧字並作騩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反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龜茲國居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

也

而立龜兹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槖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刼縳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兹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續漢書曰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國人

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兹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焉者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兹姑墨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超守盤槖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弃我我

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康居

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叵猶遂也乃上䟽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窴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䟽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幷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弃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為郅支所殺張騫武帝時為郎使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

（大宛窮急即射禽獸給食）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輯亦和也）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賈誼曰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楚詞曰捐弃太阿寶鉛刀兮）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前書曰漢遣公主爲烏孫夫人結爲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代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爲右也）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

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領山其上多葱因以爲名）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前書朝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

不比敦煌鄯善閒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也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臣寬再拜上千萬歲壽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薦進也勳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書奏

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番音潘下同也）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

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爲右夫人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西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十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

日羽鳥翼也以爲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 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前書曰烏孫國王先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彌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 李邑始到于窴而值龜兹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三至解見寇榮傳 遂去其妻

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疚病也卹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

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書曰高祖令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啖與啗同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

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也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窴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

將校及于窴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窴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

奉珍寶符拔師子（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

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
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
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
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
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
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
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
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
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

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大人謂其酋豪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鞬音九言反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

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絶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由帶以上爲厲由膝以下爲揭見爾雅也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

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十七字本或爲七十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

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萌嬰羅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

遂踰葱領迄縣度（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縣縋而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西罽賓國之東也）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致猶至也蠲除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

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玄注曰正丘首丘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也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閒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

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也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矦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矦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

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絶超以一身轉側絶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

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録踰遥也高祖踰謂黥布曰何苦而反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

役野六尺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爲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爲說也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匄超餘年匄乞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弃之曰少盡其力老而弃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也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詩大雅也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也妾愚贛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匈

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門問疾賜醫藥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賵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

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

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
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産皆弃市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
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
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絶無
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
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
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
後部遂共攻没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

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弃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簒盜徵求無猒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

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

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内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兹徑路南彊鄯善于窴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

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隷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

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以勇爲軍司馬故以將言之將音子亮反）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虜埶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弃而不立則西域望絶望絶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

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
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
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
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猒與
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
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
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
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
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

增暴夷之埶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埶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

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今西州縣）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

軍就大破之（軍就名也）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且音子余反）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

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河西四郡金城敦煌張掖酒泉）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

開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梁慬字伯威（慬音勤）北地弋居人也（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爲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

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爲憲所誣徵慬除爲
郎中慬有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爲車騎
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
校尉慬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
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慬將河西
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慬未至而尚已
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
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
乾城小慬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兹王白

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慬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兹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慬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兹乃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

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慬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慬留爲諸軍援慬至張掖日勒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删丹縣東南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慬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也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四郡復安慬受詔當屯金城聞

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置關懂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又遼東太守

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慬行度遼
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奥鞬日逐
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
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
正月慬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
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
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
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慬慬被甲奔
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

到五原曼柏曼柏縣名屬五原郡暴疾不能進遣龎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奥鞬日逐王詣懂乞降懂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即拜懂度遼將軍龎雄還爲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榖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懂即遣南單于兄子

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懂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族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懂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

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臨瑾並有政能
阜俊才早没臨子衡爲尚書以正直稱坐
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
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
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肜耿秉啓匈奴之
權班超梁慬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
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
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葱領雪山白龍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爲艱咫尺言不以爲遠也　懂亦抗憤勇乃負荷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八　范曄　後漢書四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楊終　李法

翟酺　應奉子劭

霍諝　爰延

徐璆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

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記以爲斷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也

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羊傳曰畔也曷爲不言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秦政酷烈違啎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前書音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

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去收孥相坐之律也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

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

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灾字或作牛疫病也躬自菲薄

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

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

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考

寃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

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

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

土重居謂之衆庶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書盤庚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咨胥怨亳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毛草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荒極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

旣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賈捐之以爲宜弃珠崖救人飢餓乃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鄯善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

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言舍之與留量時制宜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從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

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與音預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

時太后兄衞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事見陸賈新語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逸詩也皎皎白貌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

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愼也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曷爲直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又曰爲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禮記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也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

海内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爲至戒黄門郎年幼血氣方盛廖子防及光俱爲黄門郎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也既無長君退讓之風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微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馬防傳曰兄弟貴盛賔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爲食客也鑒念前往可爲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爲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縣音懸廖以就國終兄鳳爲郡吏太守廉范爲州所考遣鳳候

終終爲范游說坐徙北地益部耆舊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帝東巡狩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貫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終愽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也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愽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愽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

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言下有司免爲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無所不至謂諂佞邪媚無所不爲也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諸身而

已矣（孟子公孫丑篇之言也反諸身而已言克己自責不責人也）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爲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於家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雒屬廣漢郡漳山雒水所出南入湔故城在今雒縣南湔音子田反）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筭以報舅讎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爲卜相工後牧羊凉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

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懿旣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詩書不用賢人杜口也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移病謂作文移而稱病也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

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無雷同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

神器改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竇憲出入禁中得幸太后圖爲殺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悝鄧弘等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爲庶人也豈不以埶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欲爲孤犢其可得乎此作豚不同也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賈誼

曰諺云前車覆後車誡也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詩小雅曰翕翕訾訾亦孔之哀毛傳曰翕翕然患其上訾訾然不思稱職爾雅曰翕翕訾訾莫供職也訾音將徙反訿與訾古字通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韓詩外傳曰無爲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爲虎傳翼也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尸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諭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爲已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爲已寶也吐猶出也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道經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河上公注曰利器謂權道也理國權道不可以示執事之臣此最安危

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文帝常欲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遂止不作又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

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爲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恤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

盛尊天爵之重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灾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爲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酺赴擊斬首九百級羌衆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經常也屢因災異多

所匡正益部耆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其設銷復興濟之本酺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三百年之間宜外歷政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時禁抑損奢後宣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眞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益部耆舊傳曰杜眞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有孝行習易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郡翟酺酺後被繫獄眞上檄章救酺繫獄笞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著援神鉤命解詁十二篇援神契鉤命決皆孝經緯篇名也詁音古初酺之爲大匠

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酬之此言不知何據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舉遺謂搜求遺逸是合天下之書也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此言六經也石渠閣名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大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大學太尉趙憙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

故並傳至今而頃者穨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爲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己明達政事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郡縣爲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衆以爲孝感之應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爲

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食飲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它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弃我何罪過乃如此邪因此遂絕也

生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奉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

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録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謝承書曰奉少爲上計吏許訓爲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暮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袁山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大將軍梁冀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

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四府解見皇后紀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仄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荆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悉燋爛以刷國恥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駮犀方具劒金錯把刀劒革帶各一奉其勉之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為司隸校

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爲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爲后富臣諫曰不可狄固貪惏王又啓之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奔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絶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爲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

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諸公多薦舉會病卒子劭

劭字仲遠（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瑗未知孰是）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

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爲烏淵聖御名兵寡
而與鮮卑世爲仇敵若烏淵聖御名被發則鮮卑
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弃軍還救非唯
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
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
有破敵之效劭駮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
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
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
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

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

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牢稟食也或作勞勞功也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

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
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
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
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
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
之於郡界劭畏操誅弃郡奔冀州牧袁紹
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
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
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

輕議活次玉砌後追駮之據正典刑有可
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
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
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
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
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
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
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
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

重時亂則刑輕佀化之罪固重佀亂之罪爲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王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阻恃也左傳曰衞州吁阻兵而安忍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召忽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被殺召忽其傳也遂死之論語孔子論召忽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前書鼂錯爲御史大夫改更律

令諸侯讙譁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括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欲以括爲將母謂趙王曰王以爲括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班固引之以爲鼂錯贊詞

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言僕妾之致死者顧由無慮耳語見史記欒布傳贊也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左傳鄭大夫游吉之詞是故春一草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王其爲枯華不亦然

平陳忠不祥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勳也貴謂若今墨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憔悴國事賓謂二王後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心定罪解見霍諝傳也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爲駮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

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禮記曰夫禮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事見前書）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或有也）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

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復音複重音直容反又集駮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即東觀記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繫音

烏兮反緊猶是也心焉憤邑聊以藉手藉音自夜反昔鄭人以乾鼠爲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緭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戰國策亦然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爲璞便與二說不同此云乾鼠彼云未腊事又差舛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釁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旃之也緭音襲緹赤色繒也楚詞曰襲英衣兮緹緭謂鮮明之衣左氏實云雖有姬姜

絲麻不弃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杜注云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憔萃古字通是用敢露頑才厠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帝善之二年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没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司

隷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録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乎時後卒於鄴弟子瑒璩並以文才稱華嶠書曰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珣生瑒魏志曰瑒字德璉瑒弟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

世通顯應順將作大匠子疊江夏太守疊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從事中郎奉生劭車騎將軍掾劭弟珣司空掾珣子瑒曹操辟爲丞相掾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結前者温教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寔聞德音竊獨踊躍私自慶幸諝聞春秋之

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也公羊傳曰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弑也許悼公是止進藥而殺是以君子加弑焉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罪之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弑其君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太史曰爾為仁為義人殺爾君而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此赦事誅意也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脩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譬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斯蓋謂大小窳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

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閒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謂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論遵依常徹無所規求也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辟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以其愈

充腹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烏喙根同而狀異也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隣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自祭孝婦墓天立大雨歲熟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爲之兩觀謂闕也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

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于公東海人爲郡決曹決獄平其閭門壞父老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蓋車我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爲丞相孫永御史大夫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髙謂才志即爲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爲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

海相入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啎讙與尚書令尹勳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閒罪失及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爲河南尹遷司隷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定太守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爲廷掾范丹爲功曹

濮陽潛爲主簿濮陽姓也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以爲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二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爲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帝曰昔

朱雲廷折欄檻令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脩檻上曰勿易因而緝之以旌直臣

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爲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

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愽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其朋慎其往昔宋閔公與彊臣共愽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灾公羊經書宋萬弒其君捷傳曰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與宋閔公愽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

妒其言顧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

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猒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帝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舞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臥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上遂誅延年兄弟韓嫣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爲王時與嫣相愛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臥起出入永巷以姦聞被誅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甄明也善人同處則日

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論語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事見逸人傳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

賤爲貴以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寵官之敝使積善日熙熙廣也佞惡消殄則乾灾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騏白馬令亦稱善士謝承書曰與字驥

徐璆字孟玉璆音仇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邊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寬裕傳學習孟氏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

第（袁山松書曰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稍遷荆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爲南陽太守因埶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爲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爲司隷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儁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

忠怨璆與諸閹官搆造無端璆遂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爲袁術所刼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爲光祿大夫乞骸骨王莽即位遣使以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哀帝時爲司隸校尉王莽輔政誅漢忠直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爲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

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簒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璽紱杜吴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莽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以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盗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時璆得而獻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温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隊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爲丞相操以相讓璆璆不敢

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酺資譎數取通而終之以謇諫豈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劭采章爲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也左氏傳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

惟梁州孔安國注曰北距華山之陽南距黑水故常璩叙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焉二應克

聰亦表汝濆鄭玄注周禮曰水涯曰濆翟酺彪懿霍諝

請舅延能許帝璆亦悟后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八